

木蘭春張

行游莆阳新老二十四景是人生乐事。
这乐，当然是莆阳的人文景观；
这乐，其实也是心情的真正释怀。
放杯中与山水景致合一，
对生命就有真正的洗涤。

梁 征 著





木兰春涨

梁征 著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文艺出版社

THE STRAITS TIMES PUBLISHING GROUP

HaiXia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木兰春涨/梁征著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
2016.2

ISBN 978-7-5550-0638-1

I. ①木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20300 号

木兰春涨

梁 征 著

责任编辑 林 滨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

发 行 部 0591—87536797

印 刷 福建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邮编 350011

厂 址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220 千字

印 张 15

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50-0638-1

定 价 4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

书生意气 诗人情怀

——序梁征诗集《木兰春涨》

谢冕

读到诗集《寻找雪峰》的时候，我还没有见到梁征本人。我只是读他的诗，想着这个写诗的人。诗这东西有点神，不用谋面，便可知人，事实上，我们以诗神交，我们已是知心。读他的诗，我便感谢他，不仅是因为他写了我的家乡，慰了我的乡愁，而且是他再现了家乡山水、人文之美。传统的闽都十邑，在这部诗集中，都被他写到了。那时，他写罗源湾，是一个“永远不会冷却的梦”；他写闽侯十八重溪，是“重重叠叠的绿往山上绿，/曲曲折折的蓝往山外蓝”；他笔下的山水，是一个沉静的梦，也是可以行走的、充满了动感的风景。可以看出，面对山水，他融入其中，用的不仅是眼，而且是心。

“左旗右鼓，全闽二绝”，指的是福州境内的旗山和鼓山，这都是我童年幻想、做梦的地方。他写旗山：“翠旗衍香展一坡优雅，/山谷总是耐心地迷蒙。”上句的“一坡优雅”已见不凡，而下句则更奇兀，“迷蒙”且罢，还“耐心”！可见他落笔有多考究！在诗集《寻找雪峰》的后记中梁征说过：

“总是希望出笔潇洒，写得随意，正因为写得随意，笔一旦放开，往往收之不拢，笔触粗犷，显得技巧上的粗糙，风格依然传统，没有适应潮流。”他说得谦虚，其实他下笔不仅从容，而且十分用心。上处所引“耐心地迷蒙”便见设语机巧。至于“适应潮流”云云，愚意还是以“不必”为佳，坚持自我，便是法则。

前不久刚访问过福清境内的石竹山，回来重读他的《石竹梦境》，梦是新的，境是奇的，读来倍感亲切：松风听雨，岚气临牖，“一轮月诠释了生命的 / 阴 晴 圆 缺，/ 一场梦包容了人生的 / 悲 欢 离 合”。那石竹山是祈梦之山，据说十分灵验，诗人将这梦境移到了人生的实境中来：月的圆缺是自然的规律，人生多梦，无论悲欢，均是常态。他用诗句化解了人生的诸多困顿，显得包容而豁达。我知道他写关于福州的诗，是他对于福州的爱意的一种表达，这是他“痴迷在福州山水的独特情书”。

我珍爱梁征的这部诗集，我一直把它放在我的案头，时常翻阅，以慰乡思。我也时常“按图索骥”，在纸上重温我的旧游之梦。我不大赞成那种把这诗集定位太高的说法，其实，即使就旅游的角度看，把它看作一本能够提高旅游品味的“导游手册”，也不至于因而降低它本身拥有的高品位及其精致的审美价值。重要的是，他能够把自然风光与历史、人文景观，以及作者自身的人格修养、精神境界融合起来，成就了这个独特的抒写地方风情的书。也许更为重要的是，他让这些“旅游诗”(!)充盈着作为文人和学者的智慧、深邃的热爱之心。假使人们因他的诗的导引，而热爱他笔下的锦绣山水，岂不是——一个诗人的骄傲？

我这些话有些离题了，我要赶紧回来，谈谈现在我眼前的这部新书：

《木兰春涨》。这是我此刻迫不及待要谈论的一本书。《木兰春涨》是作者已到了另一片土地之后的新作。一如往常，诗人到了一地，便拥抱了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民，并且同样为她留下了激情的诗篇。读后不难想到，这同样是一本他献给木兰溪的最新的“情书”。《木兰春涨》继续了《寻找雪峰》的写作路径，仍然以他的一支彩笔，描画着兴化湾自南而北的那片多彩的土地，土地上的勤劳的人民和秀美的山川风物。早先的“莆田二十四景”还不够，再加上现在的“新莆田二十四景”，总共四十八景。诗人兴致极高，为新旧每一个景点都赋诗一首，这就是此刻置放在我们面前的《木兰春涨》。当然，由于岁月的流变，有些景点已经无存，只留下一个名称，例如《谷城梅雪》，诗人在诗前表达了他的怅惘：“莆阳古时郊野腊月梅开万树，望如飞雪，故称谷城梅雪，此景令人追忆。”

我的“迫不及待”是有原因的，福州是我的诞生地，而莆田则是我留下青春足迹的地方，这两地都是我生命的记忆。记得当年，那是一个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，我那时十七岁，瘦小的身躯，全副武装，第一次离家，从福州行军到了福清、莆田。1949年的夏天，正是福建的雨季，从福州南渡乌龙江，简陋的公路上炮车隆隆，卷起了漫天的泥浆，而步兵则单列行走在公路两旁，我是这个大进军队伍中普通的一员。福清过了是涵江、由涵江一路向南，黄石、笏石、埭头、直抵石城半岛，前面就是东海。后来到了南日岛，经历了难以忘怀的艰难岁月。如今梁征笔下的充满生机的大地，正是当年我用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那片土地。这些昔日满目疮痍的流血的土地，是我钟情的地方。如今在梁征的笔下化为了花团锦簇的诗篇，这怎能不让我激动！

在我的印象中，美丽的木兰溪清亮湛蓝地从仙游一路奔流而下，夹岸青山，满眼望去尽是成片的荔枝林。春深时节，荔枝成熟了，挂满枝头的是一团团火焰般的荔枝。这时，从木兰溪边走来了一位吹着叶笛的诗人，他写着一手漂亮的诗一般的文字，那是我至今还怀念着的智慧长者郭风。当年我不知道这溪流就叫木兰溪，我们只是觉得，这么美的溪水，这么多的荔枝树，应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，就叫它“多荔河”吧！人走远了，也走散了，一帧当年年轻伙伴的合影上，还写着“多荔河边”的字样，记载着那年月的天真、无邪和浪漫。

梁征的这本新诗集，写的还是风景、莆阳大地的新景和旧景，仍然可以把它当作一本介绍当地风光的书来读，而且我还坚持，即使作为一本“导游书”，也仍然无损于它的审美的乃至学术的价值。但我细思，要是因我的“误导”，让那些以猎奇、览胜为目的的一般的游客真的把它看作一本“导游手册”，那真的是一个误会，真的会委屈了这本来自诗人的锦心绣口所精心写作的书——一般的读者往往易于忽略作者本人寄托于山水之间的心志、学养、睿智和情怀！

为了证实这一点，我且举《木兰春涨》一诗为例，在我的印象中，木兰溪是美丽、温柔，且是幽静的，我此前论述已有涉及，若对照梁征的诗，便觉得与我的感受全然异趣。在梁征笔下，此刻的木兰溪是：“听不到风花雪月 低吟浅唱”，“只听到金戈铁马 气吞山河”，可以看出，这笔墨几乎与自然风景无涉，这是诗人心中的“风景”，是他的心中情汇成了他的“雄关前澎湃的冲越”，此时的木兰溪，“拍岸凌凌，纵横四海”，已不是常人眼中的那道温柔水了。这时，那在我心目中的婉约女子，已化为诗人心目中

的“勇猛而又天真的莽汉”。沉默的云、醉态的风，诗人写的不一定就是别人见的，由此推论，则诗中的真，不一定就是人们认为的真。这就是我之所以要对“导游手册”说予以“订正”的原因。诗如梦话，读诗，最怕的是把诗“坐实”。

梁征的笔墨是越来越活泛了，他一笔在手，信马由缰，游刃有余，遇鳞则鱼，遇羽则鹰，演绎着起伏不平的生命史记。正如评者感到的，他不仅在显现作为学者和诗人的独特的精神境界，而且也展现出他的学识与才情，以及诗中无处不在的悟性与禅机。读他的诗，不仅有“一只鸟飞绿了满山芳草”，而且还有“树的每个站姿都有悟性，/ 岩的每个坐态都有禅意”（《九华叠翠》）。更重要的是。他用诗表达了一种由自我生命体验而形成的人生态度，下面引用的诗句很难判断是在写景，更像是他的人生体悟：“固执是两旁伤悲的岸，放下是一条欢快的溪。”

梁征的诗路极宽，他能融汇古今。他写的是现代的白话诗，却时不时地加进来一些古韵古调，杂糅着尽情尽兴的辞赋歌吹，居然自成梁氏一体。你看，这里是柳桥春晓：

日西垂 弯月升 杨柳影摇曳
蛙轻叹 蝉声扬 惆怅满柳塘

写了这气韵氤氲的“古调”，接着便是新诗的酣畅流丽：

是谁的思念在远方

是谁的思念无处藏
是谁心碎
是谁的身影凌乱在柳塘

感谢诗人渲染了这片土地的多姿多彩,感谢他的笔墨慰藉了我的乡情,特别是他的《尖山瞰海》,那是我留下汗水和不眠的地方。离岛后我总不忘。数十年后我曾经上岛寻找旧时的痕迹,岁月无痕,唯有云间的片片帆影呼应着永远的潮起潮落。旧时的战场如今已是花园,诗人告诉我:那里的海水“蓝得叫人心慌”,阳光不停地掷下万枚金针,织着一幅变幻莫测的锦绸:渔舟在风口浪尖上跌撞,成为海天视野中的纸鸢,任海风吹拂,超度到了如醉如痴的南日岛。南日岛,我心中的岛。在此,我唯有深深的谢意。

2015年7月13日于北京大学



为山水立心

——序梁征诗集《木兰春涨》

谢有顺

梁征写诗。他的诗，开阔、自由、诗意与禅机交织，而且隐含着一种雄心：为自然写史，为山水作传。他工作、生活于一地，就对此地怀着深情，投注心力，为其歌咏，做此间山水的意中人。他的第一本诗集《寻找雪峰》，写的是福州，闽都十邑，或自然山水，或人文景观，在他笔下，获得了一种诗意的审视。他不作那种浮华的山水风光的游历者，而是追求与这片山水对话，在对话中钻探、深思、领悟，让山水内化于心，大有“风云多赏会，物我俱忘怀”之风。谢冕先生说，自古文人对福州的风物多有吟咏，但“以现代诗的形式如此集中而充分地表现此间的山山水水，诗人梁征可能是第一人”。诚然，没有对这片山水有爱与痛惜者，难以有如此沛然的诗情；而缺了诗歌为其立传的山水，也会少了许多色彩与深意。

福州已经记住了这位诗人对她的情意。如今，莆田也有了这份来自诗歌的礼遇——《木兰春涨》。

这是梁征的新诗集，写的是莆田新老二十四景。从福州到莆田，对于

梁征而言,既是工作地的变动,也是一种诗情的再出发。“对这片景观的反复歌咏,是我对莆阳人文和山水深深眷恋的明证。”在莆阳的四年多时间,他走遍那里的山山水水,寻觅山水间的沧桑、诗意,也召唤山水间的神明,不仅为山水作传,也为山水立心。莆田的这四十八处景观,多数依然铺排于天地间,唯个别只存于典籍与记忆中了,但梁征都一一为它们作“诗传”,并集结成书,这堪称是一次文化壮举。

“莆阳,莆阳”,这个名字一次次在梁征的诗中被呼唤,令我感慨万千。我对莆阳诸景,多数陌生,个别游历过的,也只是一过客,走马观花而已。今以梁征的诗为引,梦游莆阳,这里的山山水水如同亲见,而且诗人旁征博引,使山水有了历史,有了想象的疆域,我作为读者,已深深体会到了作者对这片山水的情意。尽管诗人说,“我没有什么奢望/只想拂去额头的皱纹/舒缓一下疲惫的心跳”(《梅寺晨钟》),但他也确然“完成了大宋莆阳最绚丽的诗行”(《木兰春涨》)。宋代时,莆阳已包含莆田、仙游、兴化三地,“山南为阳,水北为阳”,诗人反复以莆阳咏之,大有为这些山水景观溯源之意,它们仿佛生来就是属于诗的,或者说,唯有入诗之后,山川风物可得以永恒。这让我想起饶宗颐先生的高论,他说,“不废江河万古流”,乾坤可毁,而诗则永不可毁。宇宙一切气象,应由诗担当之,视诗为已分内事。诗,充塞宇宙之间,舍诗之外别无趋向、别无行业、别无商量。此时此际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,充心而发,充塞宇宙者无非诗材。故老杜在夔州,几乎无物不可入诗,无题不可为诗,此其所以开拓千古未有之诗境也。——此语虽论杜诗,也可说是诗歌写作的大道,无此阔然诗心,面对莆阳大地,诗人也只能客观描摹或空洞感叹,根本不可能体会物

我相契之境,更遑论为山水立心了。事实上,《木兰春涨》一书,不少诗作,是写于梁征离开莆田之后,然而,莆阳之景早在诗人心中酝酿多时才发而成诗,诗人在不在莆阳,已不重要了。

古人作诗,或在途中,颠沛奔走,或在冥思中体会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那个内在自我,这一动一静之中,皆有好诗。梁征的诗,似乎二者兼有,最终却沉入内心的多。尽管在他的诗中,依然可以听到风声、鼓鸣、河流的奔腾,但这些更多是内心的镜像,是内心对这些景观的返照,已是主观化了的诗性书写。“你卷起的每一朵浪花/都有一个澎湃的故事/再壮怀的传说/也只是你的一个漩涡”(《木兰春涨》),“溪水是你流浪的脚/泡沫是你多余的眼/夕阳是你寂寞的书房/月光是你悲凉的历史”(《钟潭噌响》)。很显然,梁征无意作景观的导览者,他在诗中也不机械地写实,你很难定义他的诗是抒情还是记述,他动用一切诗艺,不过是为了述怀,为了说出心中所思。T.S.艾略特在《诗的三种声音》中说,在一首既非说教,亦非叙述,而且也不由任何社会目的激活的诗中,诗人唯一关注的也许只是用诗——用他所有的文字的资源,包括其历史、内涵和音乐——来表达这一模糊的冲动。确实,许多的时候,诗人也无法说清自己与山水间那种特殊的感情,唯有通过写作,一切才明朗化,自我才走向澄明。钱穆先生把诗学称为心学,说的也是这个意思。

由此,才能见出梁征的诗之特殊价值。清风明月、山水自然,一直是中国诗歌的宗教,中国的诗人未必信佛,但都信仰山水,也多陶然于山水。文人向往山水,往往隐含着对世俗生活的倦怠之情,如北宋郭熙说,“尘嚣缰锁,此人情所常厌也”,所以,写山水诗,画山水画,被历代文人

当作是离世出尘的一种超脱方式，以此涤滤身心，静观自我。这是中国诗歌书写山水的惯常路径。但梁征若照这个传统的路子写，其诗便无足观。有意思的是，他用的是古典题材，诗风也常具古意，用词典雅之处甚多，但他的诗，骨子里却极具现代意识。这个现代意识最重要的表现，就是梁征写的已不再是传统的抒情诗，而是更接近艾略特所说的那种“冥想诗”——艾略特以此来形容里尔克的《杜伊诺哀歌》、瓦雷里的《海滨墓园》等诗作。这些诗，往往采用自我省悟的视角，既有对世界的印象，也有个人的独语，既重个人体验中那些决定性瞬间的感受，更重自我对历史、自然、个体存在、消失的时间等母题的冥想——而在冥想中所倾听到的内在自我的声音，便成了诗歌真正的灵魂。

梁征正是借由一种个人化的、极具现代意识的冥想，赋予了莆阳山水以特殊的灵魂。在《木兰春涨》的开篇，诗人就宣告：“莆阳的天空就是方向”（《东山晓旭》）。这似乎预示了梁征的一种诗歌气质：在冥想中追忆，也在冥想中仰望。由于冥想遵循的是心理逻辑，甚至还可能是一种精神的意识流，这使得梁征的诗有时跳跃性强，语意难懂之处也不少，但我们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一种气势，一种想象力自由飞翔的快意。这或许正是现代诗的一大特征——除了宁静的沉思，诗人的经验中也经常混杂着梦幻、潜意识、悠游的情思、穿越时空的叩问等等。借力于这种更为复杂的现代诗歌经验，梁征迅速从物象意义上的山水中超越出来，让山水返回到内心，使其在精神上被重新定义。

海的心 是水

水的心 是波
波的心 是天
天的心
是这轮宁海的初日

——《宁海初日》

怎样才能按捺住自己
才能把满怀的波纹
日夜撞击着灵魂和骨头的涟漪
如丝如线地抽出来
让林泉的天空复归最初的宁静
生命在这里归于完整

——《林泉禅武》

每一处山水，都有着诗人的眼界，也隐含着诗人的心跳。“在尘山之颠 / 我是一位由想象的五线谱放纵的饮者”（《尖山瞰海》），“我的心室四壁空空 / 有你 再也不需要任何装饰”（《圳湖映碧》）。梁征的诗，虽然多为个人对山水的静思，但文字之中依然有精神体温，就在于他写的山水背后有人，有“我”之旨趣与襟怀，“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，充心而发”。他拒绝旁观山水，面对山水，他总会不自觉地迸放出一种内倾的激情，节制，内敛、隐忍中也透着人文思索。而他的诗可称为现代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，是在诗中设置了“我”“你”“谁”三种人称，彼此对话，互相呼应，甚

至不时还写下他们之间那种内心的辩论、灵魂的驳难，这极大地扩展了他诗歌中的精神纵深感。时间与空间交错，自我与他者共鸣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对山水的冥想成了一个可以自我发声的精神实体——萧阳是物象，也是心象，山水是神明和历史遗落在大地上碎片，折射出神的光彩，也透着人的尊严和光辉。

让我将动听的辞令嚼碎
捂在灵魂深处成年累月的伤口上
让我用三辈子的幸福抵押
作一回谦卑的船长

——《仙洋戏水》

你可在梵音的最宽处等我
你可在流水的源头
为我留一处安身的空隙

——《梅寺晨钟》

望海塔上 是谁的手痕
从千年前伸过来和我紧握
文昌阁里 是千年前谁的脚印
承接了一注今晚的落雨

——《塔斗夕霞》

几乎每一首诗,都有“我”“你”“谁”的呢喃或对话。在我看来,这是诗人冥想山水时的幻象,是精神升华的一种方式。“你”和“谁”,不过是“我”的变体,是自我声音的一种裂变。在现代诗中,诗人经常幻化成另一个自我,担负双重甚至多重角色,彼此对话,以更好地完成自我的建构。梁征深谙于此,在“我”“你”“谁”中转换自如,这样,诗歌空间一下就从具体的山水中飞升起来,进入了虚拟的诗境,也释放了诗人的心灵。这样一种写法,很容易让人想起钱锺书用《西游记》中“以心问心,自家商量”这句话,来概括“一人独白而宛如两人对话”的妙处。看似声音不同,就内在而言,却是诗人扮演不同角色,本质上并没有改变诗歌那种独语与冥想的特征。艾略特在《诗的三种声音》一文中说:“第一种声音是诗人对自己说话,或不对任何人说话;第二种是诗人对听众说话,不管人多人少;第三种是诗人试图创造一个戏剧性人物在诗中说话;这时他说着话,却不是他本人会说的,而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对另一个虚构的人物可能说的话。”在一首诗中,多种声音相交响,是现代诗试图更好地写出现代人之复杂经验的技术尝试,被梁征用在他的山水诗写作中,这种山水诗也就有了现代感,主体与客体的界限消弭了,诗人自由地出入其间,从而重释了自我与山水的关系。形式上是多种声音说话,最终却依旧是独语的,这样的写作,也合乎梁征在精神上的追求:“天人合一/地人合一/儒道释合一”(《东山欲晓》)。

而梁征最想表达的那个声音依然清晰、强健,那就是个体生命的独立与完成。他把山水自然都看作是生命,但要欣赏这个生命,必须有一个

实现了自我完成的生命，才能彼此对视，享受各自的孤独。

梁征笔下莆阳山水的历史，直追宋代，但其诗却有唐风。只有唐代的诗歌，才如此追求生命的独立，如此欣赏生命的孤独美学。即便众人消失，一片寂静，即便只有诗人一人立于天地间，他照样知道如何活着，如何安静、高远地活着。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赞颂的正是生命的自我完成，唯有如此，你才能如此静谧地凝视自我。王维的《辛夷坞》写道：“木末芙蓉花，山中发红萼，涧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。”没有任何人来，是不是也可以花开花落？这诗很好地诠释了生命是独立存在的，不是为别人而存在的。都说唐诗是可以当作佛经来读的，确然。梁征的诗，是现代诗，但也得了唐风，个中的佛禅思想更是昭然，他最终是要在与山水的凝视、对话中实现生命的自我完成。“渗入骨血的是你 / 钻进灵魂的是你 / 澡雪心灵的是你”（《古囊轔轔》），“我不知道用一生占有你够不够”（《龟洋积雾》），此时，即便没有任何人再对莆阳山水有感，站在这片山水面前的梁征，也能独自一人去欣赏这片山水的恬然与孤独，他看山水就是看自己，并且深感自己被这片山水所庇护、所完成。这种自我完成，就是为山水立心。

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”，有了《木兰春涨》，诗人无须再去专门朝拜莆阳山水，只要想到它一直在着，就够了，一切都心领神会了。我想，这种源自个体生命的内在欣喜，便是作为诗人的梁征所收获到的最大幸福。

2016年1月20日于广州